

# 《路史》说略<sup>\*</sup>

王彦坤

(暨南大学中文系)

**提 要** 南宋罗泌撰、其子罗莘注之《路史》，历来被视为研究中国史前史及神话学之重要参考书。该书引用古籍极多，而其中许多已经亡佚，故又具有极高的校勘、辑佚与史料价值。此外，此书于考察罗泌其人，进而窥探时代思想、文化、学术风貌，于训诂学、修辞学、辞书建设等，亦颇有研究价值。然而《路史》其书至今未见整理之本面世，其文本、版本又错误百出，难读难解，完全超出一般人之想象，用之稍有不慎，则极易以讹传讹。

**关键词** 罗泌 罗莘 路史

## 1. 写作缘由、书名含义、内容及原注之撰者

罗泌之撰《路史》，有其因由，其卷首自序曰：“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苏子述《古史》，自黄、戏而上不道，曰仲尼不道也。予违太史公藐千三百载矣，又上谏之万载之前，非取盪于圣人也，以学者犹欲言也。《神输》《雌雄》之书，輶轩、黄车之策，充栋连床，曜联而毂系矣。然心术或蔽，违离道本；苟以哗众取宠，故触途而辄寔。皇甫谧之《世纪》、樵周之《史考》、张[惜]（悒）之《系谱》、马总之《通历》、诸葛耽之《帝录》、姚恭[年之]（之）《（年）历帝纪》、小司马之《补史》、刘恕之《通鉴外纪》亦粗详矣，而其学狭浅不足取信。太史公丁孤嬴威学之后，首掇隧绪，既足通遗；而苏子所述，第发明《索隐》之旧，兹固未足为全书；而予之《路史》所为起也。”<sup>①</sup> 又《后纪二·禅通纪六·太昊纪下》有跋文曰：“故曰‘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’，又曰‘仲尼之徒，无道桓、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内容节取自笔者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南宋罗泌《路史》校注”（14FZS006）书稿之《前言》。

<sup>①</sup> 如不特别说明，本文所引《路史》，均取自笔者所撰《路史校注》文本。

文之事’。予之《路史》，宜有合于此者，不可以弗察也。”即是说，一方面，黄帝、伏羲而上之事，旧史或不载，或载而不足取信；另一方面，学者又有了解之需求。罗泌在责任心与自信心双重驱使之下，欲效孔子作《春秋》以诫世，于是以极大之热情与干劲，投入耗时费力之有夏以上史前史——《路史》之纂著之中。

书名《路史》，也有深意。《路史·余论一·路大之训》曰：“太常主簿刘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谓‘路’。谖按《尔雅》，‘路’之训‘大’，路寝、路朝、路门、路鼓、路车、路服皆以大为之称。……故《路史》者，亦大史之云尔。公曰：‘善。是皇王大纪之义也，无以易。’”诚如明张鼎思所言：“路者，大也。上古之道为大道，故上古之史为大史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今本《路史》凡四十七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〈路史〉提要》：“凡《前纪》九卷，述初三皇至阴康、无怀之事；《后纪》十四卷，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；《国名纪》八卷，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、地理，下逮两汉之末；《发挥》六卷，《余论》十卷，皆辨难考证之文。”然罗泌本人，但以《前纪》《后纪》目《路史》，原不以《国名纪》《发挥》《余论》属《路史》也。今本《路史·国名纪》卷首有小序称：“泌也生今之世，学古之道，向因祖述而著《路史》，视帝王之后，世祚衍天下至数千百年，泽未艾也。……先王盛时，诸父诸舅星分棋布于神州之内，源源而来，接之以礼，是故秉旄奉币，夹辅尊奖，不啻子弟之卫父兄，手足之捍头目者。惟是周旋揖巽，岂不休哉！因著其有传者为《国名纪》，庶几来者尚或知其仿佛焉。”又于《国名纪一·黄帝之宗·纪》后跋曰：“余述《路史》，又起《国名记》，而后天下之氏姓始大定矣。……嗟乎！万姓同本而岐其枝，百川派别而宗于海，君子之欲求其祖之所自出，舍《路史》《国名记》，何以哉？”又《国名纪八·国姓衍庆纪原》曰：“仙源积庆，臣尝于所述《路史》辨之详矣。”是《国名纪》未入于《路史》也。《发挥四·氏姓之牒》曰：“予述《路史》，又缀《国名记》，而后天下之氏姓始大定。”又今本《路史》于《发挥》后多附有宋淳熙九年（1182）曾大鼎所书跋文一篇，内称：“今观罗氏《路史》与夫《发挥》之书，稽疑发奥，默然有契于予心者，又何多也！”是《发挥》作于《国名纪》后，初亦不属于《路史》也。《余论一·五胜相感》曰：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至精交感，应不待召。予求五运，译之《路史》，详矣。”又《余论二·题炎陵》：“神农有天下，传七十世，在古最为长世者，葬于茶陵。见于《郡国志》《帝王世纪》。予作《路史》，纪之详矣。后十有五年，始获拜陵下，摩挲古杉，俯叹石麟，追怀曩初，愧尔隔世。”则《余论》亦不在《路史》中矣。乔可传校本《路史》于卷首附有明万历癸卯岁（即万历三十一年，时当公元1603年）张鼎思撰《豫章刻〈路史》

<sup>①</sup>《豫章刻〈路史前纪后纪〉序》，见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乔可传校寄寄斋刻本《路史》及《四部备要》本《路史》卷首。

前纪后纪》序》一篇，盖张氏之时尚有不包含《国名纪》《发挥》《余论》之《路史》版本，宜即保留《路史》之初貌者。据上可以推知，今本《路史》，乃后人汇集罗泌所撰《路史》及《国名纪》《发挥》《余论》而编定者。其时当在南宋<sup>①</sup>，或即泌子莘之所为，未可知也。

传世《路史》皆有注文，题曰“男莘承命注”或“男莘注”，现存唯一宋本即已如此。唯《四库全书》本《路史》删去“男莘注”三字，其卷首《提要》曰：“句下注文，题其子莘所撰。核其词义，与秘书详略相辅，似出一手，殆自著而嫁名于子欤？”所言笼统而欠具体，李裕民《四库提要订误》举例以佐证之，曰：“按：《提要》此语以无佐证，仅作猜测之词。考《路史·余论》‘炎陵’条正文泌自称‘淳熙十四年’，‘予始获拜陵下’。《后纪三》注：‘炎陵……丁未春，予至焉。’《后纪七》：‘予游炎陵。’全属一人语气。”今谓《路史》旧注，确有泌自作者。除李氏所举者外，以下二例，从口吻看，似亦当是泌自注语。其一，《国名纪六·古之亡国》：“右古亡国，见《周书·史记解》及《六韬·周志》，凡国三十，皆叙其所以致亡之道，以诏徠世者。”注曰：“二书俱云二十八国，然文止二十有二，今以张华等记参综得此。其有夏后居殷、商、有虞、质沙、有巢、共工、南氏、阪泉、玄都、西夏十国，已别见。”其二，《国名纪八·究言》注曰：“庚申归自诚斋作。”然而，仅据个别例证似不足以推翻自宋以来视《路史注》为“莘承命注”之总体认定。况亦有“非属一人语气”者在，如《后纪十二·帝舜有虞氏》述陈敬仲奔齐，其后子孙或以复姓为氏，中有“子夏”，注云：“惟书无子夏，即宣庶子子西。”宣，指春秋陈宣公。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卷二二《止韵下·子夏》云：“《元和姓纂》曰：‘陈宣公生子夏，后为氏。’误矣。谨按《左传》，此即夏氏。春秋以来，未尝有子夏氏。《姓纂》承袭久误，以夏为姒姓之后，故指子夏为复姓，今驳正之。”（邓名世，2006:331）又卷二六《马韵·夏》云：“谨按《春秋》，出自姒姓。陈宣公庶子西，字子夏，别其族为少西氏。”（邓名世，2006:400）按：此条《路史》列出“子夏氏”，而注文则据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以为书无子夏氏，婉转指出其误，正文与注文之作者不可能是同一人。清马国翰（2006:153）称：“《路史》四十七卷，宋承务郎庐陵罗泌长源撰，子莘注。……注为其子莘所作，而与正文相辅，疑亦长源所笔削也。”朱仙林（2012b:27）以为：“此‘笔削’二字正道出了问题的实质。”又宋凤林（2012:6）云：“其实罗泌自己在《路史序》中对此有所说明：‘其有所明，则诤之私属疏之下方。’‘私属’当指其子罗莘，可以理解为由他指导罗莘所作。”皆言之成理，可以信从。

<sup>①</sup>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之《中华再造善本·路史》，仅残二卷，其中一卷为《国名纪二》之内容，可证。

## 2. 版本简介

《路史》之版本多而复杂,见诸朱仙林(2012a)文末所附《〈路史〉版本一览表》者即有28种,包括宋本1种、明本10种、清本17种。就卷数论,则有不分卷、47卷、46卷、45卷、28卷、22卷、12卷、10卷、1卷种种不同;而以47卷者占绝大多数,当为全本、正宗,此点历代书目著录可以证明。朱仙林(2012b:30-31)曰:“今考历代对《路史》的著录,均作四十七卷,仅有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作五十卷,……黄氏前虽言‘五十卷’,然其后所列之‘(《前编》)九卷’、‘(《后纪》)十四卷’、‘(《国名纪》)八卷’、‘(《发挥》)六卷’、‘(《余论》)十卷’相加却正作四十七卷。”

《路史》现存最早之版本为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南宋本,可惜已为残本,所存不足2卷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已于2003年将之收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丛书之中出版(下称宋本)。足本中相对较早,且较有版本价值者主要有明嘉靖间钱塘洪楸刊本(下称洪本)、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乔可传校寄寄斋刻本(下称乔本)及明崇祯间吴弘基等订《重订路史全本》(下称吴本)三个版本(朱仙林,2012b:30)。此外,流传较广,同样比较有版本价值者尚有清代之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(下称《四库》本)及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之《四部备要》本(下称《备要》本)。然总言之,全皆错误百出,乏善可陈,所谓“较有版本价值”,亦矮子队里选将军而已。其中相对佳者,则当数乔可传校刻本。乔氏于刻本卷首识曰:“长源公之史,予家藏旧矣。每欲为之翻刻,奈其间勾棘难通。后……更得豫章所刻《前》《后纪》,较之此本差胜,亦未尽善也,遂于视事之余,深心雠对,探字疏句,志颇不倦。综一篇之旨,稽二刻之讹,越以年岁,乃始告成。即授剞劂,以广其传。非欲饵名于一时,实欲为长源公之忠臣也。”可知乔氏曾为《路史》之校勘耗费不少精力。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《四部备要》,其中《路史》选取乔可传校本为底本,并非无因。笔者《路史校注》之校勘,经过一一比对上述五个足本异文,印象中亦是乔本最佳,而洪本与吴本则最差(例详见下)。清代藏书家、目录学家耿文光(1994:293)曰:“是书未见佳本,诸家宋、元板书目亦未见著录。明刻较今通行微胜。……是书钱塘洪楸刊本最佳,不著刻书年月。”所称“是书未见佳本”,真正如此;至谓“是书钱塘洪楸刊本最佳”,则未得其实。明万历岁辛亥季秋寄寄斋识《重梓〈路史〉凡例》云:“此史岁久传湮,原本无稽;而钱塘旧刻,鲁鱼亥豕滋甚。”<sup>①</sup>又明朱之蕃《重刻宋罗长源先生〈路史〉序》云:“近岁洪都仅梓其半,未睹全书;钱塘旧板,雠校未详,错误迭出。”<sup>②</sup>朱仙林(2012a)以为钱塘旧板,指洪楸刊本,甚是;

① 明寄寄斋识《重梓〈路史〉凡例》,见乔本《路史》、《备要》本《路史》卷首。

② 明朱之蕃《重刻宋罗长源先生〈路史〉序》,见乔本《路史》、《备要》本《路史》卷首。

然不知为何不从朱氏“钱塘旧板，讎校未详，错误迭出”之说，而轻信耿氏“是书钱塘洪樾刊本最佳”之言，乃云“据笔者考察，……《路史》版本所可珍贵者以明本为主，而在明刻本中，综观各家所言，以明嘉靖间洪樾摹宋刻本较它本为善”？

须要强调的是，以上特别提到的几个版本，所谓优劣，只是相对而言。即便是宋残本，其残存部分之文字亦未必皆优于他本异文。今仅以《路史·后纪四·炎帝纪下》<sup>①</sup>为例：《炎帝柱》“及寒堡土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、《四库》本“堡”讹“堡”，而乔本不误；又“稷，五谷之主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“主”讹“王”，乔本不误；《炎帝克》“邑胥魁成新室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、《四库》本“成”讹“或”，乔本不误；《炎帝器》“伯夷之子为四岳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、《四库》本“四”讹“西”，乔本不误；又“书中候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讹“书东侯”，乔本不误；又“大夫艾孔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“艾孔”讹“文孔”，乔本不误；又“说者以为复立之也，非矣”，宋本、洪本作“说者以为复立之，非也矣”，“也非”二字误倒，乔本不误；《小帝》“以王大子居守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、《四库》本“大子”作“子大”非，乔本不误；《炎帝参卢》“疑在陈仓”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、《四库》本“仓”作“苍”非，乔本不误；又“拒”（春秋戎邑名），宋本、洪本、吴本、《备要》本作“柜”非，乔本不误；又“而遂间夏”，间谓离间，宋本讹“闻”，乔本不误。上举诸例均属于宋本已误，而乔本予以订正者。从中也可看出，乔本确是相对较佳之版本。当然，残宋本不误而后来版本误者也许更多一些，详见《路史校注》，此从略。

就通常情况言，早期之版本多优于后出之版本；不过也有早期之版本十分糟糕者，后来之版本因为有所订正而反胜于前者。作为现存足本《路史》最早版本之洪樾本，即属于比较糟糕的版本，仅以《路史·前纪》篇幅偏小之前三卷为例，他本皆不讹，唯洪本独讹者，即有：伏羲之“羲”每讹“義”，王璵（唐太常博士）则讹“玉璵”，“太古天皇”讹“太古夫皇”，“角龙木仙”讹“角龙木龙”，“盖摄提首纪尔”则“尔”讹“余”，“其亏民也”则“亏”（同“于”）讹“亏”，“取据”讹“取据”，“開明”（蜀王）讹“閉明”，“老君亦令寇谦”则“令”讹“今”。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，即洪本正确而他本错误者，只是相对少一些而已。要之，上面提到的五个《路史》足本，以乔本相对较佳，洪本相对错误较多，但因是较早之版本，于校勘上仍有特别之意义，如《路史·国名纪四·有虞氏后》“顷襄后都之”，乔本、吴本、《四库》本、《备要》本“顷”均作“项”。然楚无项襄王，只有顷襄王，“项”当“顷”字之误，而洪本该字作“顷”，据之可以厘清其中讹变脉络：盖洪本先讹“顷”为“顷”，余本乃误“顷”为“项”。其余诸本，同样有很多讹误，却也或多或少对于其前版本有所订正。其中，

<sup>①</sup> 该卷属于残宋本残存两卷中之一卷（不完整）。

《备要》本《路史》明言“据(乔可传)原刻本校刊”,文字自不完全同于乔本,主要是将乔本中之俗体字改为正体字,同时也有所订正或误改。《四库》本之文字与吴本最为相近,盖以后者为底本;唯吴本中俗体、讹体之字极多,《四库》本大抵皆改为正体字,当然也时有所订正或误改。又,《四库》馆臣喜欢窜改原典之坏毛病同样存在于此本,如《后纪五·黄帝有熊氏》“登空同而问广成”罗莘注:“北虜遵化南三十亦有空同、襄城,世谓帝谒广成在此,非也。”北虜,指金王朝,而《四库》本作“北方”。《国名纪八·封建后论》:“二虜威之。”二虜指契丹与西夏。威,义同“畏”。吴本、《备要》本作“二虜威之”,“威”乃“威”字形讹。《四库》本又作“敌人滅之”,“滅”乃由“威”而来,至于变“二虜”为“敌人”,则与上例变“北虜”为“北方”同,纯属馆臣之蓄意窜改,乃避清廷之讳。

以上各个版本,不但文字多所不同,内容编排先后、卷次目录标识也有差异。就内容编排先后言,如《四库》本《路史》于《前纪》《后纪》之后依次为《国名纪》《发挥》《余论》,而《备要》本则是先《余论》,次《发挥》,最后《国名纪》。就目录卷次标识言,各个版本亦颇不同。或全书四十七卷,自卷一至卷四十七依顺序统一标示卷次(如《四库》本);或书中《前纪》《后纪》《国名纪》《发挥》《余论》各个部分分别排序卷次,乃至时用“卷一、卷二、卷三”,时用“卷甲、卷乙、卷丙”(如乔本)。相对而言,《四库》本卷目标识层次最为清晰,而条理井然<sup>①</sup>。

### 3. 历代学者对《路史》的评价

《路史》传世之后,颇为引人注目。宋人著作中已有引用《路史》者(参见朱仙林,2012b:29)。其后,《路史》在元梁益《诗传旁通》、明陈士元《论语类考》及《名疑》、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、明顾起元《说略》、明孙穀《古微书》、明董斯张《广博物志》、清储大文《山西通志》等书之中更是被大量引用、摘录,或作为辑佚对象,或为佐证己说。今人著作、论文之中引用《路史》尤夥,从“中国知网”上检索得知,截至2017年底,仅期刊中属“哲学与人文科学”之论文,同时出现“罗泌”与“路史”两词者,即有422条,除去重复之目,也当在400篇以上。

学者对于《路史》,也有许多评价。或极褒之,如宋费辉甚至将其与孔子之《论语》相提并论,以为“习而读之,固足使乱臣贼子之知惧,而可以国家长久、祸乱不作矣”,感叹“立萧、曹勋业易,作罗氏《路史》难。《路史》之功,固不在于禹下”<sup>②</sup>。或极贬之,如元代时有人称:“《路史》不足观,仅可糊壁。”(盛如梓,1983:522)此皆带有极大

<sup>①</sup> 笔者《路史校注》即以《四库》本《路史》为基础,略作订补完善,安排全书之卷目。

<sup>②</sup> 宋费辉《〈路史〉别序》,见乔、洪、吴、《备要》诸本《路史》卷首。

个人感情色彩,未为公允。而大多数人的评断,还是比较客观,即有偏颇,非全无理。张鼎思云:“(罗长源《路史》)旁引曲证,联而属之;因疑成信,合异为同;上下数千载,如指诸掌。其志良伟,而用心亦良勤矣。然其采典籍则五纬百家、《山经》道书,一言一事靡不摭拾,几于驳杂而无伦;叙世系则叔季篡窃,与海外氏、羌、鲜卑夷戎别种靡不溯厥源派,本诸皇王,几于傅会而无识。”(明张鼎思《豫章刻〈路史前纪后纪〉序》)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云:“皇古之事,本为茫昧,泌多采纬书,颇不足据;至于《太平经》《洞神经》《丹壶记》之类,皆道家依托之言,乃一一奉为典要,殊不免庞杂之讥。……然引据浩博,文采瑰丽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正纬》篇曰:‘羲、农、轩、皞之源,山渎钟律之要,白鱼赤(鸟)[乌]之符,黄金紫玉之瑞,事丰奇伟,词富膏腴,无益于经典,而有助于文章。是以后来词人,采摭英华。’泌之是书,殆于此类。至其《国名纪》《发挥》《余论》,考证辨难,语皆精核,亦多祛惑持正之论,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。”清李慈铭(2001:381-382)云:“《四库书目》谓其无益经术,有裨文章,诚为笃论。其引证浩博,议论爽劲,虽多用纬书道书奇诡之说,而要归于正理,盖病在喜出新意,而佳处亦即在此。精锐之识,时足以匡正前贤,惟好用僻辞古语,颇近于虬户筱骖;又枝说杂出,时失著书之体,谬悠不根之谈,亦往往而有,此学无师法之故也。”又云:“阅《路史·余论》十卷毕,略阅其《国名纪》一过。《余论》文章隽快,间附考证,俱不足为据。国名所系始末舆地,亦难尽凭,惟取其博奥耳。”近人傅斯年(1996:229)云:“《路史》卖弄文词而不知别择,好以己意补苴旧文,诚不可据。然宋时所见古书尚多,《世本》等尚未佚,《路史》亦是一部辑佚书,只是书辑得不合法度而已,终不当尽屏而不取。”袁珂(1979:21)云:“(《路史》)多采纬书、道书及小说笔记诸书,企图将古代神话传说,通通化为历史;论历史自非信史,但从神话研究的观点看,因其征引丰富(尤其是罗泌的儿子罗莘所作的注),也有足供参考的。”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其中对于《路史》的批评,如谓采典籍则“驳杂而无伦”,叙世系则“傅会而无识”;“喜出新意”,“好用僻辞古语”,“又枝说杂出,时失著书之体,谬悠不根之谈,亦往往而有”;“卖弄文词而不知别择,好以己意补苴旧文”,“论历史自非信史”云云,可谓切中肯綮。唯李慈铭“(《余论》)间附考证,俱不足为据。(《国名纪》)国名所系始末舆地,亦难尽凭”之语,其中“俱”字嫌过头耳。当然,批评归批评,《路史》依然有其自身之价值在,只是当我们利用《路史》这一文献进行文史研究时,一定要对其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之认识。

#### 4. 《路史》的价值

##### 4.1 《路史》的文献学价值

前人或以经历之史视《路史》,其实《路史》只是一部“以神话传说资料编写

中国史前历史的著作”（姜彬，1992:1056），既非信史而欲据以证史，那是找错了对象。以今天的观点看，《路史》之意义首先体现在其文献价值。《路史》一书为了构拟史前历史，引用了大量的古籍资料，据朱仙林统计，总共涉及文献 859 种，其中经部 179 种、史部 331 种、子部 310 种、集部 39 种，包括存世文献 257 种、佚书 602 种<sup>①</sup>。大量引用佚书，使《路史》具有了辑佚学之价值；存世文献之引用，又使《路史》具有校勘学之价值。这两个方面，前人已经做了不少工作，并取得了一些成就（参见朱仙林，2012b；宋凤林，2012），但应该仍有潜力可挖。下面仅就后者举几个例子。

（1）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：“夏后启之臣曰孟涂，是司神于巴。人请讼于孟涂之所，其衣有血者乃执之，是请生。”（227 页）

按：“是请生”费解，郭璞注“言好生也”（袁珂，1980:277），既缺乏词义依据，亦与文意不合。《路史·后纪十三·帝禹夏后氏》“命孟涂为理，刑正讼从，以为神主”注引此文，“是请生”作“是谓主”。今谓经之原文当是“是谓主”，以与上文“司神于巴”相呼应。郭注释“司神于巴”曰：“听其狱讼，为之神主。”可从。则经文意为：人请讼于孟涂之所，其衣有血者乃执之，此即所谓“为之神主”也。“谓”与“请”，“主”与“生”形俱相近，故讹。

（2）《吕氏春秋·求人》：“（禹）北至人正之国，……积水、积石之山。”（1524 页）高诱注：“积水，谓海也。积石，山名也。”（1530 页）

按：陈奇猷（2002:1531）曰：“‘积水、积石之山’连读，积水显系山名，然积水不能成山，‘水’当系‘冰’之坏字。《淮南·时则训》云‘北方之极，有冻寒、积冰之野’，可以为证。”今谓陈氏说甚辩。《路史·后纪十三·帝禹夏后氏》载禹之事，作“积水、积石之山”，正可为佐证。“冰”同“水”，盖字原作“水”，偶脱左上点而成“冰”字耳。

（3）《列子·天瑞》篇：“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”（16 页）

按：杨伯峻（1979:16）注：“《大荒经》曰，‘有思幽之国，思士不妻，思女不夫。精气潜感，不假交接而生子也。’”今谓《列子》“思士”二句之前亦当有“思幽之国”四字，无此限制，则成泛指，显然不合事理。《路史·国名纪三·高辛氏后·司幽》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据朱氏博士学位论文《罗泌〈路史〉文献学及神话学研究》文末附录 1《路史引书目（一）存书》及附录 2《路史引书目（二）佚书》两个明细表统计得出，其中附录 2《路史》所引子部佚书根据所列书目统计应是 197 类，原表误为 202 类，今订正。又朱氏学位论文第 44 页称：“罗泌《路史》引文……据统计，去除重复出现的文献，总共涉及文献 918 种，其中经部 179 种，史部 337 种，子部 320 种，集部 82 种。”而第 50-51 页有一《路史引文数据统计总表》，则所列《路史》引用存书为经部 43 种、史部 63 种、子部 113 种、集部 38 种，共 257 种；引用佚书为经部 149 种、史部 295 种、子部 245 种、集部 44 种，共 733 种。三处地方数字各不相同，不知是何道理。

引《列子》作：“思幽之国，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”盖今本《列子》存在脱文，可据之订补。

(4)《隋书·天文志上》：“盖天之说，即《周髀》是也。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，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，周人志之，故曰《周髀》。”(505页)

按：《路史·后纪一·太昊伏羲氏》“于作旋盖”罗莘注引《随志》<sup>①</sup>作：“其传则周公受之于商，周人志之，谓之《周髀》。”又云：“商者，周大夫商高也。”今谓《路史注》引《随志》作“商”，疑其原文如此；今本《隋书》作“殷商”者，当衍“殷”字。《周髀算经》卷上曰：“昔者，周公问于商高曰……”汉赵爽注：“商高，周时贤大夫，善算者也。”是此商为姓氏，非朝代名，不得作“殷商”。

(5)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五三《怀州》：“卫迁河南。晋文公霸，始启南阳，又为晋地。”(1091页)

按：《路史·国名纪五·周氏·怀》引《寰宇记·怀州》作：“后迁河内，晋于是启南阳。”今谓《路史》作“河内”是，今本《寰宇记》作“河南”误。河内，黄河以北地区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：“晋于是始启南阳。”杜预注：“在晋山南、河北，故曰南阳。”(491页)

《路史》中所保存之古文献，四部均有所涉及，覆盖之面极广，其中某些内容之文献更是集中而丰富，成为相关学术研究获取资料之渊藪，这同样体现了其文献价值。比如书中有很多上古史资料，研究上古史者无论如何看待《路史》，都不可能回避这些史料，众所周知，毋庸赘述。又比如，书中记载着很多上古神话传说，也成为古神话研究之重要资料来源，著名神话学家袁珂(2016)就引用了不少《路史》中的资料。又比如，书中尚有不少涉及音乐的内容，张利鸽之文(2011)即据此而作。

其次，《路史·发挥》74篇、《余论》96篇，皆议论之文，《前纪》《后纪》《国名纪》卷内各篇之末亦时有跋语抒发己见，内容所涉，有《路史》撰作之初衷及准则，对宇宙、人生之看法，对鬼神、佛道之态度，对古帝王、古礼乐之认识，对国名姓氏、阴阳五行、纬说《易》理之诠释，乃至对历史之议论，对政治之见解，对哲学之思考等，虽有偏颇，不无高见<sup>②</sup>。

#### 4.2 《路史》的训诂学价值

《路史》罗莘之注，不但以大量史料补充、佐证正文，即其训释字词、疏通文义，亦时有佳例，足以给人启发、供人参考，是则于训诂学，亦有其价值存焉。姑举数例以证明之。

① 《随志》即《隋志》，“随”通“隋”。

② 限于本刊性质，举例从略。有兴趣者可日后参考笔者《路史校注》(待出版)。

(1)《前纪一·初三皇纪》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罗莘注：“不曰‘二仪’者，‘二’有先后，‘两’无彼此、有相匹之意矣。天一、地二者，此先后之言尔。地亦惟一，而云二者，言下已落第二也。”

按：此辨“两”“二”词义之区别，得其深意。

(2)《后纪八·帝颛顼高阳氏》：“擢首而谨耳，豶喙而渠股。”罗莘注：“渠，钜也。谨，小也。”

按：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：“韩流擢首、谨耳、人面、豶喙、麟身、渠股、豚止。”郭璞注曰：“擢首，长咽。谨耳，未闻。渠，车辘，言跣脚也。《大传》曰：‘大如车渠。’”郝懿行《笺疏》云：“《说文》云：‘颛，头颛颛谨貌；项，头项项谨貌。’即谨耳之义。然则颛顼命名，岂以头似其父故与？”又云：“《尚书大传》云：‘取大贝大如大车之渠。’郑康成注云：‘渠，车罔也。’是郭注所本。”（转引自袁珂，1980:442-444）今谓罗氏说至确。郭以渠为车辘，则“渠股”费解。郝氏释谨，尤其牵强。谨之有小义，盖由“谨小”一词感染而来。至渠之训钜，则实由假借，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即有“渠，假借为钜”之说。

(3)《路史·后纪八·帝颛顼高阳氏》：“霆坚封安，安既复分蓼，后俱灭于楚，犹以国氏。”罗莘注引《左传》：“皋陶、庭坚不祀夫！”

按：《左传·文公五年》：“臧文仲闻六与蓼灭，曰：‘皋陶、庭坚不祀忽诸！’”杜预注：“蓼与六，皆皋陶后也。伤二国之君不能建德结援大国，忽然而亡。”杨伯峻（1990:540）注：“此犹言皋陶、庭坚忽焉不祀，惟忽焉作忽诸，倒置句末，故前人多不得其解。”今谓罗莘《路史注》以句末语气词“夫”易《左传》之“忽诸”，乃同义代替之法。“夫”犹“乎”，“忽诸”即“乎”字缓读分音词。杜、杨二氏以“忽然”“忽焉”释“忽诸”，于词为可通，于句则牵强，恐非。

(4)《路史·后纪八·帝颛顼高阳氏》：“霆坚封安，安既复分蓼，后俱灭于楚，犹以国氏。”罗莘注云：“舒蓼与蓼，既自二国；而舒又自一国，乃黄帝之后，任姓。见《潜夫论》。预不知别有舒与蓼，而分皋陶后舒蓼为二国，谓皆偃姓；《正义》以为文五年蓼灭复封，而楚复灭之：俱缪。按舒，僖公三年已灭矣。”

按：《左传·宣公八年》：“楚为众舒叛故，伐舒蓼，灭之。”杜预注：“舒、蓼，二国名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：“‘舒、蓼二国名者’，盖转写误，当云‘一国名’。案《释例·土地名》有‘舒、群舒、舒蓼、舒庸、舒鸠’，以为五名，则与文五年灭蓼同。盖蓼灭后更复，故楚今更灭之。”（712页）今谓罗氏说是。明陆燾（1983:697）云：“罗泌（彦按：泌当作莘）曰：蓼与舒蓼别，舒蓼，皋陶之后，偃姓。若舒，又自一国，僖之三年灭矣。预既妄分舒蓼为二国名，孔氏遂以为即文五年楚所灭之蓼，皆臆说也。今案：孔知杜失不正言规之，而云转写之误。即如所言，第云‘国名’足矣，何用加‘一’字乎？寻杜前后训释并无

此例,足知非也。其引《释例》以群舒为一种,亦谬。群舒者,犹云群蛮,通众舒而言也。”清阮元校勘记以为“陆燾云是”。

(5)《路史·后纪九·帝誉高辛氏》“春乘马而秋登龙”罗莘注:“《大戴礼》云:‘春夏乘马,秋冬乘龙。’龙,马八尺者。充《乱龙》云:‘古者畜龙,乘车驾龙,故今画之。’非也。”

按:《大戴礼》文见《五帝德》篇,今本“马”“龙”二字互易。《乱龙》为《论衡》篇名,今本无“故今画之”四字,未知罗氏误记抑或所见本异。然以“马八尺者”释此“龙”,则极恰当。黄晖(1990:694)亦以为:“仲任误为‘云龙’之‘龙’。”

再次,《路史》及注,行笔简率,引文灵变,择词奥涩,用字古僻,风格独特,也颇具修辞研究、辞书建设之价值。下仅就后者举两个例子:

(1)《前纪七·葛天氏》:“污蔑以为行,疇愬以为贤。”

按:各本“愬”原讹“怨”,今订正。疇愬(tǔn lǔn),行为不端。疇,同“唾”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此词。《汉语大字典》于“唾”字下曰:“〔唾愬〕行无廉隅。《玉篇·心部》:‘愬,唾愬,行无廉隅。’”又于“愬”字下曰:“〔唾愬〕也作‘疇愬’。行无廉隅。《玉篇·心部》:‘愬,唾愬,行无廉隅。’《集韵·缓韵》:‘愬,鲁管切。行无廉隅谓之疇愬。’”但有释义而缺用例书证,《路史》此文正可补其缺憾。

(2)《后纪十四·帝太康》:“太康之萌侏,于是甚矣。”

按:萌侏,字书作“萌侏”,“萌”通“崩”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该词。《汉语大字典》于“崩”字下曰:“〔萌侏〕失道貌。《广韵·映韵》:‘崩,萌侏,失道貌。’”《类篇》训释与《广韵》同。均缺用例书证,若补《路史》此一用例,则该词释义趋于完善。

要之,抛开“非信史”之纠缠,《路史》作为一部连注文大约56万字(包括标点符号在内)、蕴藏着大量文献信息、具有鲜明特色的皇皇巨著,其于文史研究之价值是多方面的,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、利用其中之资料。

## 5.《路史》存在问题及其原因

今日所见之《路史》,不但难读难解,而且还有很多错误,稍一不慎,就会上当。如传世《路史》,包括乔本、洪本、吴本、《备要》本诸本,卷首有一罗泌自撰之《路史序》,谈及前人所撰史籍,中有“姚恭年之《历帝纪》”。《四库提要》引泌之序,但沿其旧。此中其实有误,书之作者应为姚恭而非姚恭年,而书名则当是《年历帝纪》而不是《历帝纪》,《路史》“之年”二字误倒成“年之”了。该书《隋书·经籍志二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上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二》均有著录,《隋书》作“《年历帝纪》三十卷姚恭撰”,《旧唐书》作“《年历帝纪》二十六卷姚恭撰”,可以为证。而《新唐书》作“姚恭《年历帝纪》二十六卷”,疑罗泌即据《新唐书》而误断其文。今人不知分辨,遂以讹传讹,

朱仙林(2012b:44,142,205)、宋凤林(2012:1,55)、张利鸽(2011:4)就都犯有此一错误。《路史》难读难解,而且存在很多错误的原因或表现,综合起来大抵有如下数端。

### 5.1 罗氏父子好掉书袋,词喜奥涩,字求古僻,标新立异,故作高深

此一特点十分突出。《前纪六·史皇氏》云:“降至后世,句连苦窳,牢茹苦毕,而后淫辞讹说始蔓羨霄块间矣。”以“句连苦窳”表示“粗劣之语句接连不断”;以“牢茹苦毕”比喻阅读典籍如牛羊之吃草(多未经充分咀嚼即吞咽而入瘤胃),生吞活剥;蔓延不用“延”或“衍”字而用“羨”;天地不称“天地”而称“霄块”是典型之例子。

又如,《后纪十四·帝相》云:“班固以为刘安之说既升,而子长《纪》全逸其事。”其中“升”谓不足、有缺失,乃取《广雅·释诂二》“升,短也”义;词义生僻,就连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都未收录。

又如,书中隋唐之“隋”每书作“随”。《发挥四·氏姓之牒》云:“随之文帝恶‘随’之从‘辵’,乃去其‘辵’以为‘隋’。不知隋自音妥,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也,守祧‘既祭,则藏其隋’。亦云‘隋衅’,杀裂落肉之名也。卒之,国以隋裂而终。则书名之讖,其祸如是,然则君子可不知所戒哉?”不无故作高深、标新立异之嫌。

又如,《后纪一·太昊伏羲氏》“以益轻重”,“益”通“权”;《后纪二·女皇氏》“亡景亡諝”,“諝”同“响”;《后纪三·炎帝神农氏》“氓人犹劾”,“氓”同“氓”,“劾”同“逸”;亦此类。

再如,书中于庄周或不称庄子而称子休(《前纪七·昆连氏》:“子休曰:‘人之所知,不若其所不知。’”),于孟轲或不称孟子而称子车(《后纪十三·帝禹夏后氏》:“故子车曰:禹崩,益避启于箕阴,而益佐帝之日浅,泽未洽于天下,天下之人不归益而归启矣。”),于孔安国或不用常称而称孔子国(《国名纪三·高阳氏后》:“而孔子国犹以为夏与春交,果何义欤?”),则明摆着掉书袋,简直是要跟读者过不去了<sup>①</sup>。

### 5.2 行文简率有余,谨严不足;误解误记,家常便饭;张冠李戴,时可见到

《路史》书中行文粗疏草率的情况极为常见,如引《吕氏春秋》卷十八文,则但称“《吕》十八”(见《国名纪三·高辛氏后》罗莘注);引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,则称《西荒经》(见《后纪六·帝鸿氏》罗莘注);于《史记索隐》,乃称《史索》(见《发挥四·周世考》);称距离若干里,每省“里”字,如曰“彭城北三十垞城”(见《国名纪六·商世侯伯》);年号间或如此,如武德三年但称为“武德三”(见《国名纪二·少昊后李姓国》)。此下更举数例,以见其凡。

(1)《前纪七·昆连氏》:“有或杂出传记,如焱氏、泰氏著于《庄子》,成堆氏、素皇氏、内崑氏之著于《鹖冠子》,虽间存一二,而政迹无灭,沕穆难稽。”

<sup>①</sup> 庄周字子休;孟轲字子舆,又称子车;安国字子国。

按:《鹖冠子·王鈇》云:“此素皇内帝之法,成鸠之所枋以超等,世世不可夺者也。”“帝”字或作“嵩”。黄怀信(2004:212-213)以为“作‘嵩’者‘帝’字之误”,曰:“素皇内帝之法,即圣明君王之法。”甚是。罗氏乃据《鹖冠子》异文而曲解之,敷衍出子虚乌有之素皇氏、内嵩氏来,谬亦甚矣!

(2)《后纪一·太昊伏羲氏》“风姓”罗莘注:“孔演《明道经》云:‘燧皇在伏羲前,风姓,始王天下。’”

按:此所谓孔演《明道经》,罗氏误读《易纬通卦验》及郑玄注而无中生有者也。《易纬通卦验》云:“遂皇始出,握机矩,表计(宜)[寘]。其刻曰:‘苍牙通灵;昌之成;孔演命,明道经。’”郑玄注:“遂皇,谓燧人,在虞羲前。始王天下……”(127页)苍牙,指伏羲。“孔演命,明道经”者,谓孔子推演天命,阐明《易经》也。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卷首《论卦辞爻辞谁作》,引此《通卦验》文而疏曰:“准此诸文,伏牺制卦,文王系辞,孔子作《十翼》。《易》历三圣,只谓此也。”(10页)是其明证。罗氏乃误以“孔演”为人名,“明道经”为书名,又误将郑注视为所谓之《明道经》文,谬之甚矣。

(3)《后纪七·小昊青阳氏》载其后裔有“徵氏、崇氏”。罗莘注:“崇、徵本皆姓李,遭乱改。”

按:此说有误。“崇、徵本皆姓李”当作“徵崇本姓李”。《三国志》卷五三《吴书八·程秉传》“秉为傅时,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云”裴松之注引《吴录》曰:“崇字子和,……本姓李,遭乱更姓,遂隐于会稽,躬耕以求其志。”(1248-1249页)徵崇本人名,姓徵而名崇,今误倒而为“崇徵”,《路史》乃衍为二姓,故莘注又生出“皆”字。

(4)《国名纪五·周氏·王季之穆》云:“黶,康公邑,在缙氏。”

按:康公,周顷王子,周定王弟,又称王季子(见《春秋·宣公十年》)。《路史》列康公于《王季之穆》中,甚是不妥,盖误解《春秋·宣公十年》“王季子”之义。鲁宣公时距王季四百多年,王季之子岂得见于鲁宣公世!

(5)《后纪十二·帝舜有虞氏》“舜于是往于田,泣旻天,号父母”罗莘注云:“韩非以往田号泣为未尽命,诬矣。”

按:“往田号泣,未尽命也”,为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四第九章语(136页),《韩非子》中未见此言。罗氏误记,张冠李戴矣。

(6)《国名纪四·商氏后·施》:“纣伐有施,有施以嬉进。”

按:嬉即妹喜,而纣当作桀。《国语·晋语一》:“昔夏桀伐有施,有施人以妹喜女焉。”韦昭注:“有施,喜姓之国。妹喜,其女也。”(255页)是也。《路史》以伐有施为纣所为,盖由误记。然既误桀为纣,遂置施于《商氏后》中,错上加错矣。乃又于《国名纪六·夏世侯伯》中另立“有施”之条(其下阙释文),足见其乱。

(7)《国名纪四·商氏后》跋语云:“昔苏轼论夏,以为:人之爱子,天下之通义;

有得(为)[焉]而欲与其子孙,人情之所皆然。圣人以是为不可易也,故从而听之,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陵。是封建之理也,事情深尽,今古无二。然至海外之说,乃大不然,岂非以蚌异于蛤,而二五之非十者乎?”

按:海外之说,指苏轼于宋绍圣四年(1097)贬昌化军(今海南儋州市)后在彼地所作之文。自“人之爱子”而下至“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陵”,见苏辙《夏论》,文字不尽相同。《路史》以属苏轼,误。朱熹对苏轼海外归来所作之文,颇有微词,曾云:“人老气衰文亦衰。……东坡晚年,文虽健不衰,然亦疏鲁,如《南安军学记》,海外归作,而有‘弟子扬觶序点者三’之语!‘序点’是人姓名,其疏如此!”(3311页)又云:“东坡《南安学记》,说古人井田、封建不可行,今只有个学校而已。……又说古人于射时,因观者群聚,遂行选士之法,此似今之聚场相扑相戏一般,可谓无稽之论。自海外归来,大率立论皆如此。”(3115页)后说所云“东坡《南安学记》,说古人井田、封建不可行”,盖即《路史》所本。然考苏轼《南安军学记》文,但曰:“古之为国者四:井田也,肉刑也,封建也,学校也。今亡矣,独学校仅存耳。”(373页)本言封建不行于今,非谓“封建不可行”也。姑不论封建可否行于后世,仅据实言,则朱子已曲解原意矣。而《路史》前既辙冠而轼戴,后又耳食而不核,复变“海外归作”(轼文落款为“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四日”,朱氏称“海外归作”不误)为“海外之说”,粗疏如此,令人唏嘘!

### 5.3 国名地望,古今演变,同地异名,同名异地,错综复杂,厘清不易

《路史》全书遍布国名、地名,所在何处,不能不辨。然而由于古今演变,同地异名,同名异地,真假纠缠,厘清不易。如若张冠李戴、指鹿为马,至引以为学术研究之佐证,则欺己误人,极其不妥。而此其中,又有《路史》所记即已有误者,亦须识别,以免受骗。今仅就后者举数例以见之。

(1)《国名纪五·周氏·瑕》:“郈氏云:山桑县有瑕城,晋使詹(瑕)[嘉]处瑕,烛之武所言焦、瑕。”

按:郈氏说见《水经注》卷六《涑水》:“涑水又西南径解县故城南。……涑水又西南径瑕城,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。《春秋·僖公三十年》:秦、晋围郑,郑伯使烛之武谓秦穆公曰‘晋许君焦、瑕,朝济而夕设版’者也。京相璠曰: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。”(171页)然则郈氏以为瑕城在解县(今山西省临猗县)西南,《路史》乃偷梁换柱作山桑县(今安徽省蒙城县),非其地矣。解县西南之瑕,于春秋为晋邑,山桑县之瑕则为楚邑,名虽同而实相远,《路史》张冠李戴,误。

(2)《国名纪五·周氏·滕》:“故兖之龚丘有古滕城。”

按:滕城之“滕”,他书皆作“滕”,而罗氏作“滕”(其下有文云:“字一从水”,知此从系,非因转写翻刻之误),不知何故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(卷九)、《太平寰宇记》(卷十五)、《元丰九域志》(卷一)等书所载,滕城于唐、宋不属兖州而属徐州。杜预《春

秋释例》卷七《土地名第四十四之三·小国地·隐公七年·滕》曰：“沛国公丘县东南有滕城。”其说是。公丘为汉县，其地在今山东省滕州市。龚丘为隋县，其地在今山东省宁阳县。《路史》以龚丘当公丘，大谬。

(3)《国名纪六·商世侯伯·鐻》：“滕叔初采，今沛之公丘。”

按：沛，汉郡国名。公丘，汉、晋县名。公丘县晋后已废，宋时既无所谓沛郡、沛国，亦无公丘之县。《路史》中记叙地名，每每生搬前代史书，而径称为“今”，未必合乎时名，此但其中一例，不可不知。

(4)《国名纪六·周世侯伯·沈犹》：“汉刘岁为沈犹侯，地在千乘。”罗莘注：“师古音审，云‘沈亭是’。”

按：“沈亭是”并非颜氏用于注沈犹侯封地之文，乃别见于《汉书》卷二八上《地理志八上》汝南郡平舆县下之注，文云：“应劭曰：‘故沈子国。今沈亭是也。’”（1562页）是彼沈子国在汉之汝南郡平舆县，此沈犹侯之封国在汉之千乘郡高宛县，罗注乱点鸳鸯，甚谬。

(5)《国名纪四·夏后氏后·纶》罗莘注：“《十道志》：临武县，夏之纶邑。”

按：唐代临武属郴州桂阳郡（《新唐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五·江南道·西道采访使·郴州桂阳郡》），与纶邑之地不合，其误无疑。今谓“临武”乃“武林”之音讹倒文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五《河南府·颍阳县》曰：“古纶氏县，本夏之纶国也。少康之邑在焉。汉属颍川。晋省。后魏太和中，于纶氏县城置颍阳县，属河南尹；又分颍阳置堙阳县。隋开皇六年，改堙阳为武林；十八年，又改为纶氏。大业元年，改为嵩阳。载初元年，又改为武林。开元十五年，复为颍阳。”（138页）可以为证。

#### 5.4 版本羸劣，鲁鱼豕亥，触处皆是，辨识为难

现存《路史》版本，率皆羸劣。笔者校勘所据六个版本，虽公认为较早、较佳之本，亦往往是同一处地方诸本皆误，无一幸免，对校之法难施其功。至其错讹表现，更是五花八门，令人跌破眼镜。下举数例，以见一斑。

(1)《后纪十一·帝尧陶唐氏》：“修劇厉。”

按：此语不可解，当有误。今考《新唐书》卷二七上《历志三上》云：“梁武帝据虞劇历，百八十六年差一度，则唐、虞之际，日在斗、牛间，而冬至昴尚未中。”（600页）虞劇为南梁太史令，曾造新历，称“大同历”。颇疑罗氏误读其文为“梁武帝据虞《劇历》，以“劇历”为虞舜所创制历法名，因有“修《劇历》”之说。而今本《路史》又“劇”字形讹而成“劇”，“历”以形音俱近而变“厉”矣。

(2)《后纪十四·帝仲康》“乃季秋月朔，辰不集于房，……而羲和蔑闻知”罗莘注：“虞劇云元年，非也。”

按：虞劇，南朝梁历学家。乔本、《四库》本、《备要》本作“虞翻”，洪本作“虞劇”，

吴本作“虞劇”。元年，乔本《四库》本作“無年”，洪本作“无年”，吴本《备要》本作“九年”。今谓“虞翻”“虞劇”“虞劇”乃“虞劇”之误。“劇”“劇”与“劇”形近，而虞翻名著，故易误也。“無年”“无年”“九年”当作“元年”。“无”“九”与“元”形近，“無”则盖因先误认“无”为“无”而后讹也。罗氏此说当本《新唐书》卷二七上《历志三上》，其文曰：“虞劇以为仲康元年，非也。”（602页）今据以订正。

（3）《国名纪三·高阳氏后·苏》：“己姓子忤。”

按：所见《路史》各本，文皆如此，颇费解。查字书，则“忤”同“恣”。《集韵·吻韵》：“恣，《博雅》：‘恣恣，乱也。’或书作忤。”然其义并不适用于此。苦思冥想三日，方悟：“忤”乃注文“文十”（双行夹注乃左边为“十”字，右边为“文”字）二字误合，而阑入正文者。本谓苏国见于《春秋·文公十年》。《春秋·文公十年》云：“及苏子盟于女栗。”（609页）是也。罗莘《路史注》称文公十年为“文十”，未免简率；而今本“十”又讹“卜”，并与“文”字组合成“忤”而混入正文，岂不要命！

（4）《国名纪三·高阳氏后》跋语：“嗟乎！随室考尝，夭枉相继而后姓。”

按：文义不通，当有错讹。今谓“室”疑“草”字之误。“而后姓”疑当作“而后尽其性”。此盖以伏羲、神农之尝百草为喻。本书《后纪一·太昊伏羲氏》云：“于是尝草治疢，以制民疾，而人滋信。”罗莘注曰：“世谓神农尝百草。而《孔丛子》《世纪》皆以为伏羲。盖不有其始，曷善其终？伯禹治水，犹资鯀九载之功；黄帝制宫，亦藉古茅檐之制。羲、炎二圣既尽其性，而后世犹有考尝之患——咀虫蛆，啮草木，而宫嫔多致死者——况不为之度邪？《世纪》云：‘太昊制九针以拯夭枉。’”可以参较。

（5）《国名纪六·古国·容城》罗莘注：“垂拱二以武氏讳，与雄之容成皆，改增‘土’；天宝复旧。”

按：所言武氏讳者，武则天祖父名华也。《旧唐书》卷四十《地理志三》曰：“华容，汉孱陵县地，……隋改为华容。垂拱二年，去‘华’字，曰容城。神龙元年，复为华容。”（1611页）此注脱、倒、讹文，盖兼有之。疑原文作“垂拱二以武氏讳改。增‘城’，与雄之容城皆。神龙复旧”。“垂拱二以武氏讳改”者，谓垂拱二年以武则天祖讳改华容县为容城县也。“增‘城’，与雄之容城皆”者，谓华容讳避“华”字但剩“容”字，乃下增“城”字而成容城，因而与雄州之容城县（今县属河北保定市）同名。容成，当作“容城”。皆，宜读“偕”。“神龙复旧”者，谓神龙元年复称华容也。今“改增城”误为“改增土”，又错置于“与雄之容成皆”下，遂不可解读。至于“神龙复旧”之“神龙”所以误为“天宝”，则盖由混淆史文所致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七《雄州·容城县》曰：“圣历二年，契丹入寇，固守得全，改名全忠县。天宝元年，改为容城，复汉旧名也。”（1365页）此云天宝元年所改者，乃雄州之容城，非岳州之容城也。

## 5.5 内容多涉讖纬玄籍、道学《易》理、阴阳五行、天文律历、三《礼》古制,当世生疏

《路史》全书引用“讖纬类”佚书达 73 种 369 条(朱仙林,2012b:52),引用“道家类”书至 64 种 304 条<sup>①</sup>(朱仙林,2012b:283,292)。又罗泌喜论《易》,《路史·发挥一》中,以《易》为主题之篇目即有《大衍说》《四象说》《论太极》《明易象象》《易之名》《论三易》等 6 篇,书中侈谈《易》理之处尤时可见。《路史》中还有很多内容,诸如阴阳五行而及五德终始之说,天文历法而及中星、葭灰之察,五音六律而及旋宫、纳音之法,三礼古制而及丧服、用尸之仪,等等,亦皆今人所陌生,读之头疼。

附记:以上仅略记笔者校注《路史》过程中之一二心得体会,幸方家批评指正。

### 引用书目

《春秋释例》,[晋]杜预,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。《春秋左传正义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第 17 册,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委员会整理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。《国语》,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。《韩诗外传集释》,[汉]韩婴撰,许维遹校释,中华书局 1980 年。《汉书》,[汉]班固撰,[唐]颜师古注,中华书局 1962 年。《旧唐书》,[后晋]刘昫等撰,中华书局 1975 年。《易纬通卦验》,《七纬·附论语讖》上册,[清]赵在翰辑,钟肇鹏、萧文郁点校,中华书局 2012 年。《三国志》,[晋]陈寿撰,[宋]裴松之注,中华书局 1982 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[清]永瑢等撰,中华书局 1965 年。《隋书》,[唐]魏徵、令狐德芬撰,中华书局 1973 年。《水经注校证》,[北魏]酈道元著,陈桥驿校证,中华书局 2007 年。《苏轼文集》,[宋]苏轼撰,[明]茅维编,孔凡礼点校,中华书局 1986 年。《太平寰宇记》,[宋]乐史撰,王文楚等点校,中华书局 2007 年。《夏论》,[宋]苏辙撰,曾枣庄、舒大刚主编《三苏全书》第 18 册,语文出版社 2001 年。《新唐书》,[宋]欧阳修、宋祁撰,中华书局 1975 年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[唐]李吉甫撰,贺次君点校,中华书局 1983 年。《周髀算经》,[汉]赵君卿注,[北周]甄鸾重述,[唐]李淳风等注释,文物出版社 1980 年。《周易正义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第 1 册,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委员会整理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。《朱子语类》,[宋]黎靖德编,王星贤点校,中华书局 1986 年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战国]吕不韦(著) 陈奇猷(校释) 2002 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  
[宋]邓名世(撰) 王力平(点校) 2006 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。  
[元]盛如梓 1983 《庶斋老学丛谈》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866 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。

<sup>①</sup> 包括存世之书 13 种、207 条,已佚之书 51 种、97 条。

- [明]陆 粲 1983 《左传附注》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67 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。
- [清]耿文光 1994 《万卷精华楼藏书记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 70 册,上海书店出版社。
- [清]李慈铭(著) 由云龙(辑) 虞云国(整理) 2001 《越缙堂读书记》第 2 册,辽宁教育出版社。
- [清]马国翰 2006 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,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清代卷第 12 册,中华书局。
- 傅斯年 1996 《夷夏东西说》,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傅斯年卷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。
- 黄怀信 2004 《鹖冠子汇校集注(附通检)》,中华书局。
- 黄 晖 1990 《论衡校释(附刘盼遂集解)》,中华书局。
- 姜 彬(主编) 1992 《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。
- 李裕民 2005 《四库提要订误》(增订本),中华书局。
- 宋凤林 2012 《〈路史〉的文献价值》,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周廷良教授。
- 杨伯峻 1979 《列子集释》,中华书局。
- 杨伯峻(编著) 1990 《春秋左传注》(修订本),中华书局。
- 袁 珂(编著) 1979 《古神话选释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- 袁 珂(校注) 1980 《山海经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袁 珂 2016 《中国神话传说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。
- 张利鸽 2011 《〈路史〉音乐思想的初步研究》,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罗艺峰教授。
- 朱仙林 2012a 《罗泌〈路史〉版本考辨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第 3 期。
- 朱仙林 2012b 《罗泌〈路史〉文献学及神话学研究》,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曹书杰教授。

(责任编辑:张青松)

## 李运富教授《汉字汉语论稿续编》出版

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李运富教授所著《汉字汉语论稿续编》201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《汉字汉语论稿》(学苑出版社,2008年)的续编,主要收编李运富教授2008至2017年的论稿,也补收了部分2007年之前原来《论稿》未收录而作者认为有一定纪念意义而希望集中保存的文稿。集中收录的论文,就内容而言大致有三个方面:一是汉字理论与应用;二是词汇语文学;三是语言学史。